

幾年來數次遊過恆春、墾丁，皆由車城匆匆行過，車行匆匆的縱覽，就有一種感覺，憑敏銳心靈觸角的覺知，知道它有所不同於其他地方之處，因此，我一廂情願與車城訂下盟約，如今，我來了，我見了。

「柴城」，船澳、沙灘美

由問路與一老漁夫聊起車城的種種。我把車城直接翻成台語「一丫城」，老漁夫搖搖頭：「要說『柴城』才正確。車城舊名叫作柴城，因為我們的祖先為了避免原住民攻擊，用柴樁將村落外圍築成一圈高籬，所以叫作柴城。別看這裡發展不起來，這裡以前名聲響叮噠，是先民開發南台灣的第一站，可惜後天失調……」。

老漁夫帶我去海口船澳。如果以一般海港的尺度來看海口船澳，未免失望，因為它小，大概只有百餘艘竹筏和小漁船的容量。它的美就在於小巧、潔淨，港內的水和港外大海一樣碧藍澄淨，雖然泊滿漁船，卻不見一漬浮油。繫纜的漁舟隨輕波慵懶地擺盪。這些澳和這小鎮一樣，涵泳一股英氣內斂的靜謐之

恆春三寶，洋蔥居首

在車城地區，幾乎到處可見洋蔥。洋蔥是「恆春三寶」之一。洋蔥冠以「洋」字，想當然是舶來種囉？近來園藝學家尋根結果發現，它的原產地竟是新疆，也就是古時候的「胡」地。早知其根源，洋蔥就該名之為「胡蔥」了。「胡蔥」於漢朝匈奴西遷與元朝西征時，被帶至歐洲，然後美洲及世界各地，征服了無數人的胃。若干年後於清朝中葉傳回中原，國人不察，以為是洋玩意兒。

洋蔥與落山風關係密切，可以說，洋蔥是被落山風吹大、拉拔大的。洋蔥生長期的十月至翌年三、四月間，正是落山風最狂烈的時候，由中央山脈瀉奔而下的落山風，造成冷涼、乾燥、通風良好的環境，少蟲害，這正是洋蔥喜愛的生長環境。問蔥農，恆春半島的洋蔥為何得天獨厚？他們解釋：洋蔥栽植兩、三個月後，葉梗變軟倒伏，遭落山風吹襲時，洋蔥本身為了免被落山風連根拔起，自然反應的生命力便使洋蔥加緊膨大蔥頭，卡在地下，看落山風能奈我何？蔥農作過實驗，枋山鄉的四個村

專輯

半日盤桓 只因它是車城

文／攝影◎李慶恭

美。
想當年，這車城鄉海口船澳，曾是恆春半島對外交通的樞紐。船澳，從日據時代就有了，那時從枋寮到恆春，除海口船澳外，沒有其他海港可供漁船避風。

海口船澳為什麼一直都是小漁港，一直不進步呢？老漁夫搔搔留著平頭的花白髮，有點感慨又有點認命地說，這裡是沙岸地形，潮來潮往，將海沙帶進港，但總忘記把它帶走，就這樣，船澳漸漸淤淺，漸漸破敗沒落。政府也曾經撥下經費整治，抽沙疏濬後，船澳獲得新生，就像今天的面目，可是，先天的沙岸地形是改變不了的，慢慢的，船澳仍會繼續淤積，仍然得繼續編列預算執行疏濬工作……。

金沙崙海灘在海口船澳相鄰的小路盡頭。金沙崙海灘由風積形成，長一七〇公尺，寬二五〇公尺，沙積厚度達十公尺；延伸方向與海岸平行。沙質軟硬適中，踏上去不陷沒足踝。沙灘、海洋、天空三層次在眼前分野鮮明，置身沙灘，頗有幾分沙漠的蒼茫感。老漁夫說灘脈會隨落山風吹襲而改變風貌。



▲車城海口船澳。



◀台灣第一土地公廟車城「福安宮」。
(攝影◎林枝旺)

▼洋蔥正收成，粒粒都是落山風和大地共同孕育的珍奇，蔥農在採放時須包裹面巾，以免受嗆
(攝影◎林枝旺)



全省最大土地公廟

中，楓港、善餘、枋山三村有落山風，洋蔥長得好，而家祿村沒有落山風，洋蔥硬是結不出蔥球來。古人說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」，而恆春一帶多了一靠——靠風吃風。世間事物真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呢。

如果沒見過福安宮，真想不到會有那麼大的土地公廟。一般土地公廟都小格局，而車城土地廟「福安宮」為三進五層建築，是有紀錄的全省最大土地公廟。即使跟普通的大廟相比，福安宮也可稱大而無愧。

福安宮原本並沒這麼大，它創建於康熙壬寅年（公元一六六二年），當時車城先民自福建遷台後，不堪瘴疫瘟疫肆虐，謀議將故地泉州府奉祀之福德金身迎來，廟名「敬聖亭」。嘉慶年間聚資整修，易名「福安宮」。民國六十九年再度擴建，成了現在的大格局。

福安宮不僅號稱全台土地公廟第一，廟階兩側那對石獅也有第一頭銜。石獅以台北觀音山石材鏤雕而成，獅身長、

高皆九尺二寸，座高七尺八寸，為全省各寺廟間由純石雕刻的最大石獅。福安宮內部比外觀還「遵古」，舉凡藻井、壁畫、捏塑等都具古味，而且空間寬敞，沒有侷乏感。出得廟門，廟埕邊的攤販中，賣洋蔥的最引我注意，那一袋袋橙亮的洋蔥，價錢便宜得叫人心疼，洋蔥的營養價值和殺菌作用都屬強力。買一大袋回家，當然吃不完，送左鄰右舍啊，順便宣示——我從車城回來。♥



繪圖◎盧正忠

▼透迤的洋蔥田，是恆春地區三寶之一。

